

讀黃節《詩旨纂辭》小識

李雄溪*

一、前言

《詩旨纂辭》¹ 是黃節（1873-1935）在北京大學授課的講義，於民國十九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印行。孟子微在〈蒹葭樓與顧炎武詩〉一文中指出：「先生（黃節）前在北京時，在北京大學授詩。所開課程，包括有：詩經、樂府、曹子建詩、阮步兵詩、謝康樂詩等。其每開一門功課，都是他用力甚勤，鑽研極精的。並且凡是與該門課程有關的書籍，他都極力羅致，以備參考之用。譬如他開『詩經』一課程，他所搜索得與《詩經》有關的書籍，便達到數百種之多，他自己也正在撰述《詩旨纂辭》，惜未能終卷。」² 作為詩學大家的黃節，用力極勤，又注意材料的搜集，其著作理應是擲地有聲之作。然而事實剛好相反，在《詩旨纂辭》在「詩經學」中，一直沒有佔很重要的地位。像《詩經百科辭典》³ 之「研究篇」，列古今《詩經》著述四百三十多種，但並無收入《詩旨纂辭》；夏傳才《二十世紀的詩經學》⁴ 把黃節與姜亮夫、夏承燾、繆鉞、徐中舒、陸侃如、馮沅君、朱東潤、張西堂、郭紹虞等同列，稱之為「戰火中的現代詩經學建設時期」的一代名家，卻沒有詳細介紹《詩旨纂辭》。對黃節《詩旨纂辭》作較有系統的研究，是陳文采的〈黃節及其對《三百篇》詩旨的闡述〉⁵。

陳文采談到《詩旨纂辭》不受重視的原因：「可見黃節對《詩經》的基本態度是宗古文毛詩說，這和民初反傳統的《詩經》研究主流是相抵觸的。更由於他濃厚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，使這兩冊書（《詩旨纂辭》和《詩序非衛宏作說》）在民初有關《詩經》的討論中遭受冷落。」⁶ 這是中肯的說法，然而，《詩旨纂辭》遭受冷落另一主要的原因，恐怕還是由於它本身確實沒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。

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經部詩類有一段對《詩旨纂辭》介紹的文字：

黃節纂。無序例。如關雎迄木瓜。國風猶未完也。義主毛傳。毛傳缺者。以鄭箋補之。

* 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

¹ 黃節：《詩旨纂辭》三卷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部，1930年）。

² 孟子微：〈蒹葭樓與顧炎武詩〉，載《藝林叢錄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73年）第3編，頁203-205。

³ 遲文浚：《詩經百科辭典》（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

⁴ 夏傳才：《二十世紀的詩經學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29。

⁵ 林慶彰主編：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九輯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1年），頁121-143。陳文除「前言」和「結論」，分為三部分：生平暨學術淵源、《詩旨纂辭》解詩的方法與內容、對《詩序》的態度。

⁶ 同上，頁121。

低一格次經文下。案語低二格次傳箋下。所據大率姚際恒胡承珙魏源馬瑞辰陳奐數家之說。間附韓詩說以備參。不據以駁毛也。又次引詩。蓋采經子史中引經語文次詩辭。蓋采漢魏六朝詩賦中用經字。末附重言雙聲疊韻等。自引詩以下。俱低經文一格。自案語以下俱用雙行小字。節在北京大學授詩。即用此作講義。講義例一年而易。故止於此。然引詩一類。無所考證。詩辭一類。徒獵華藻。俱於說經無與。不作可也。⁷

這一方面說明《詩旨纂辭》的體例，另一方面作出頗為負面的評價。平情而論，《詩旨纂辭》確有「無所考證」之弊。然《詩旨纂辭》並非一無可取，下文就從詞義訓釋的角度，略談《詩旨纂辭》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。

二、詞義訓釋可取之處

黃節的《詩旨纂辭》，字詞訓釋多引前人的注解，提出自己見解的地方不多。不過從訓詁的角度來看，特別在名物釋詁、假借義、重言等方面，都有精到之處，仍然有其參考價值。以下各舉一例以為證。

《詩旨纂辭》於〈關雎〉下曰：

節案：《爾雅》：「雎鳩，王雎。」而郭璞注云：「雕類，今江東呼之為鷺，好在江渚邊食魚。」徐鉉又云：「鷺性好峙，每特立不移，謂之鷺立。」又云：「交則雙翔，別則立而異處。《傳》所云：摯而有別，則以其善匹不狎處也。又名鷺，則即鷺而異其名。」《說文》：「白鷺，王雎也。」而陸璣《疏》云：「雎鳩如鷺，深目，目上骨露。幽州人謂之鷺。」則是一物而三名。由南北之稱不同也，摯與鷺通。⁸

黃節引錄諸家的說法，以證明《詩經》的「雎鳩」相當於鷺一類之猛禽。這種說法，明李時珍（1518-1593）的《本草綱目》可以提供佐證，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十九：

[釋名]魚鷺（禽經）、雕雞（詩疏）、雎鳩（周詩）、王雎（音疽）、沸波（淮南子）、下窟烏。[時珍曰]鷺狀可愕，故謂之鷺。其視雎健，故謂之雎。能入穴取食，故謂之下窟烏。翱翔水上，扇魚令出，故曰沸波。禽經云：王雎，魚鷺也。尾上白者名白鷺。」又：[集解][時珍曰]鷺，雕類也。似鷺而土黃色，深目，好峙。雄雌相得，鷺而有別，交則雙翔，別則異處。能翱翔水上，捕魚食，江表人呼為食魚鷺，亦啖蛇。詩云：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即此。⁹

今人有從現代動物學的角度對《詩經》名物加以闡釋，如高明乾、佟玉華、劉坤《詩經動物

⁷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：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頁432。

⁸ 《詩旨纂辭》，卷1，頁3。

⁹ 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67年），下冊，頁19。

釋詁》說：

雉鳩：鶚（鷹科）*Pandion haliaetus*。鶚又稱魚鷹、雕雞、王雉、沸波、下窟鳥等。鶚又稱魚鷹，但不是漁翁馴養的魚鷹（鸕鶿 *Phalacrocorax carbo*）。鶚是中型猛禽，體長 51-65 厘米。前額、頭頂、枕和頭側皆白色，微綴皮黃色，頭頂有黑褐色縱紋，枕部羽毛呈披針形，形成短羽冠，頭兩側各有一寬黑帶從前額基部過眼到後頸。上體黑褐色，微具紫色光澤。下體白色，胸部有赤褐色斑紋，翼下覆羽白色，有暗色斑。飛翔時兩翅狹長，向後彎曲成一定角度，常在水面上盤旋。幼鳥與成鳥基本相似。棲息和活動於湖泊、河流、水庫、海岸等水域，常單獨和成雙活動，多在水面上低空緩慢飛行。主要以魚為食，也捕食蛙、蜥蜴、小型鳥等。繁殖期我國南方在 2-5 月，東北多在 5-8 月。鶚在我國原來分布較廣，近幾十年，有些地方（如雲南）已經消失，其他地方的種群數量也在減少。現已被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，屬國家 II 級保護動物。¹⁰

同時也可以印證黃節的講法。

凡讀古書者，不能不知通假。前人總結讀書心得，亦指出「明通假」的重要，如王引之（1766-1834）《經義述聞》〈自序〉曰：「字之聲同聲近者，經傳往往假借，破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，則渙然冰釋，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為之解，則詰籀為病矣。」¹¹ 俞樾（1821-1907）〈上曾滌生書〉曰：「讀古人書不外乎正句讀、審字義、通古文假借。而三者之中，通假借尤要。」¹² 黃節對《詩經》中通假的情況就十分留意，他多取胡承珙（1776-1832）、馬瑞辰（1782-1853）、陳奐（1786-1863）等清代學者之說，如〈鄘風·柏舟〉「之死矢靡慝」句，黃節引馬瑞辰假借說如下：

節案：馬瑞辰曰：按：慝當為忒之同音假借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爽，忒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忒，更也。」靡忒猶靡他也。《文選》王仲宣詩：「龍雖勿用，志亦靡忒」，「靡忒」二字疑本此詩。《洪範》：「民用僭忒」。《漢書·王嘉傳》引作「僭慝」，此假慝為忒之證。¹³

《玉篇》：「慝，惡也。」¹⁴ 以「惡」釋詩，迂曲難通，實不如謂「慝」假作「忒」，作「更改」解合理。「慝」、「忒」二字古音同屬透母職部，又有《尚書》的句子作書證，可見馬說不誤。

黃節於每詩之後附重言、雙聲詞、疊韻詞的解釋，其解釋往往的當，如〈桃夭〉的「灼

¹⁰ 高明乾、佟玉華、劉坤：《詩經動物釋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 年），頁 3。

¹¹ 王引之：《經義述聞》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5 年），頁 2。

¹² 俞樾：《俞曲園尺牘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1 年），上冊，頁 18 上。

¹³ 《詩旨纂辭》，卷 3，頁 2。

¹⁴ 顧野王（519-581）：《玉篇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 年），卷 8，頁 35。

灼」，黃節引《玉篇》和《毛詩傳箋通釋》的講法：「《玉篇》：灼灼，花盛貌。馬瑞辰曰：灼爲焯之假借。」¹⁵《說文解字》卷十上火部：「灼，灸也。」¹⁶又說：「焯，明也。」¹⁷《書·立政》曰：「有克知三有宅心，灼見三有俊心。」《說文》焯字下引《周書》作「焯見三有俊心」，¹⁸可以作爲「灼」通作「焯」之例證。研究《詩經》重言的李雲光，也同意這種看法，他認爲「灼灼爲鮮明兒，蓋假借焯字之義。」¹⁹足見黃說可從。

三、詞義訓釋可議之處

上文提及《詩旨纂辭》有可取之處，但由於全書多引錄前人的訓釋，而沒有仔細的分析和論證，當中難免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，下舉數例以作說明。

（一）嘒彼小星

黃節於《邶風·泉水》「變彼諸姬」句後說：「重言而用一字，王筠曰：本字之下加彼字者，如『嘒彼小星』、『汎彼柏舟』亦其例。」黃節的評語未必可從。事實上，不少《詩經》學者提出形容詞之後加上綴詞，其意義與重言相同。如楊合鳴在《詩經句法研究》中引了黃侃（1886-1936）的講法，指出《詩經》的形容詞「除單音節『A』及重言『AA』以外，還有加綴詞」²⁰，而其中一種方式是狀詞本字下加「彼」字。他又說：「『A其』、『其A』、『彼A』、『A彼』、『有A』、『斯A』、『思A』之類雙音節形容詞均可以重言詞『AA』觀之。若不明此理。即使訓詁大家也不免有誤。」²¹

黃節同意「A彼」就是「AA」，也就是說，「嘒彼小星」等於「嘒嘒小星」，「彼」爲詞綴。我在拙文〈「嘒彼小星」解〉中認爲這種看法十分可疑，並從兩方面論證，提出不同的意見：

第一、《詩經》中單音節詞與重言意義相同者，的確不乏其例，如「嚶」和「嚶嚶」皆爲鳥鳴聲，如「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」《小雅·伐木》，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」《小雅·伐木》；「沃」和「沃沃」皆指潤澤貌，如「隰桑有阿，其葉有沃」《小雅·隰桑》，「天之沃沃，樂子之無知」《檜風·隰有萋楚》；「霏」和「霏霏」皆爲雪盛之貌，如「北風其喈，雨雪其霏」《邶風·北風》，「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《小雅·采薇》。但單音節詞與重言意義相異者，亦在所多見。「敖」指傲慢，如「謔浪笑敖，中心是悼」《邶風·終風》，「敖敖」指身材高大，如「碩人敖敖，說于農郊」《衛風·碩人》。「麋」指

¹⁵ 《詩旨纂辭》，卷1，頁12。

¹⁶ 許慎：《說文解字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209上。

¹⁷ 同上，頁209下。

¹⁸ 可詳參馮其庸、鄧安生：《通假字彙釋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575。

¹⁹ 李雲光：《毛詩重言通釋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8年），上冊，頁732。

²⁰ 楊合鳴：《詩經句法研究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7。

²¹ 同上，頁8。

除草，如「厭厭其苗，綿綿其鹿」《周頌·載芟》，「鹿鹿」指威武貌，如「清人在消，駟介麋麋」《鄭風·清人》。「嘒」與「嘒嘒」的關係當屬後者。理由十分簡單，重言詞「嘒嘒」在《詩經》中凡三見，分別為「鳴蜩嘒嘒」《小雅·小弁》、「鸞聲嘒嘒」《小雅·采芣》、「嘒嘒管聲」《商頌·那》。重言詞「嘒嘒」皆為象聲詞，分別指蟬鳴聲、鈴聲、管樂聲。本詩「嘒彼小星」句，與聲音不可能拉上關係，故「嘒」不同於「嘒嘒」實在不言自明。第二、在《詩經》中「彼」的用法只有三種：第一，作指示代詞、第二，作人稱代詞、第三，通作「匪」。其中又以第一種用法最為常見，如「嚙彼泉水」、「變彼諸姬」《邶風·泉水》，「倬彼甫田」《小雅·甫田》，「弁彼鸞斯」、「苑彼柳斯」《小雅·小弁》，「駟彼乘黃」、「駟彼乘牡」、「駟彼乘駟」《魯頌·有駟》等等。自漢以來，說《詩》者皆以「彼」為代詞，以「彼」作詞綴，未見其例。故以「嘒彼」即「嘒嘒」之說，實不可從。²²

由此可見，用《詩經》相同的句式和用例作對照的研究，可以得到更為令人信服的結論。

（二）德音

《邶風·日月》「德音無良」句，黃節的案語引胡承珙《毛詩後箋》曰：

胡承珙曰：「嚴華谷云：『德音，言語也。此詩「德音無良」及谷風「德音莫違」，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耳。』案：德音非必有德之音，如豳風德音而曰瑕，此詩德音而曰無良，所謂德有凶有吉也。」節謂首章曰不我顧，言顏色不親矣；二章曰不我報，言聲問且絕矣；三章報矣，然德音無良，以無良之音相報，故卒章曰報我不述。此四章之序。²³

對於「德音」的訓釋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屈萬里（1907-1979）〈詩三百篇成語零釋〉就反對《毛詩後箋》「德有凶有吉」的講法，而謂「德音」即「其言」。²⁴ 向熹在 1986 初版的《詩經詞典》²⁵ 中，指出《詩經》中的「德音」作四解，一解作「善言」，如《邶風·谷風》：「德音莫違，及爾同死」；二解作「好名譽」，如《秦風·小戎》：「厭厭良人，秩秩德音」、《小雅·南山有臺》：「樂只君子，德音不已」；三解作「道德品行」，如《邶風·日月》：「乃如之人兮，德音無良」、《小雅·鹿鳴》：「我有嘉賓，德音孔昭」；四解作「有美德的人」，如《小雅·車鄰》：「匪飢匪渴，德音來括」。可見「德音」在《詩》中意義並不統一，很難一概而論。值得

²² 李雄溪：〈「嘒彼小星」解〉，載單周堯，陸鏡光主編：《語言文字學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70-73。

²³ 《詩旨纂辭》卷 2，頁 11。

²⁴ 屈萬里：〈詩三百篇成語零釋〉，載林慶彰編：《詩經研究論集》（二）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7 年），頁 329-350。

²⁵ 向熹：《詩經辭典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6 年），頁 75-76。

注意的是，在 1997 年出版的《詩經詞典》²⁶ 修訂本中，「德音」條下增加了另一說：即「品德和語言」，而這個說法實源自于省吾（1896-1984）的〈詩「德音」解〉。于氏指出：

《詩經》中有的「德音」本應作「德言」，「德言」二字應該平列，和德音之音與「德」字為主從關係者判然有別。《抑》：「無言不讎，無德不報。」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」《書·康誥》：「祇適乃文考，紹聞衣（讀殷）德言。」以上所舉三個例子，或以「德」與「言」分言，或以「德言」連稱，都係平列。「德言無良」，是說其人內而德性、外而言語之不良善。德而不善為「凶德」（「凶德」見《書·盤庚》）。這與《毛詩後箋》不知「德音」之本作「德言」，而訓德音之德為「凶德」者迥然不同。²⁷

于氏從金文的字形和書證兩方面來討論，認為「德音無良」中的「德音」即「品德和語言」，其說可從。黃節取胡承珙之說，並不可信。

（三）不瑕有害

黃節於《邶風·二子乘舟》「不瑕有害」句後曰：「節案：陳奐曰：瑕讀為遐，有為句中語助。不遐有害言不遠害也。」²⁸ 黃節取陳奐的訓釋，認為有認為「瑕」是「遐」的假借，作「遠」解。黃節一向重視馬瑞辰的《毛詩箋傳通釋》，引其說甚多。馬氏訓釋本句，也以假借說詩，但他認為「瑕」應通作「胡」，《毛詩箋傳通釋》曰：

「不瑕有害」，《傳》：「言二字之不遠害。」《箋》云：「瑕，猶過也。我思念此二字之事，於行無過差，有何不可而不去也？」瑞辰按：瑕、遐古通用。〈隰桑〉詩『遐不謂矣』，《禮記·表記》引《詩》作「瑕不謂矣」。遐之言胡也。胡、無一聲之轉，故胡寧又轉為無寧。凡《詩》言「遐不眉壽」、「遐不黃耇」、「遐不謂矣」、「遐不作人」，「遐不」猶云胡不，信之之詞也。易其詞則曰「瑕」，凡《詩》言「不瑕有害」、「不瑕有愆」，「不瑕」猶云不無，疑之之詞也。《傳》訓瑕為遠，《箋》訓遐為過，皆不免緣詞生訓矣。²⁹

「瑕」字古音曉母魚部、「遐」字古音匣母魚部、「胡」字古音為匣母魚部，單語音來說，三字韻部相同，聲母或相同或相近，所以都有通假的條件。可是，如果只以語音為據而談通假，就很容易會變得氾濫而無指歸，提出具體的書證是談假借的重要條件。馬瑞辰引《詩經》的其他句子和《禮記》為證據，其說實比黃節所採的陳說可信。

²⁶ 向熹：《詩經辭典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頁 108。

²⁷ 于省吾：〈詩「德音」解〉，載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年），頁 196。

²⁸ 《詩旨纂辭》，卷 2，頁 49。

²⁹ 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），上冊，頁 162-163。

（四）巧笑之瑳

《衛風·竹竿》「巧笑之瑳」句之後，黃節加案語曰：「案：胡承珙曰瑳疑齠之假借。《說文》：『齠，齒參差也。』詩不必定作是解，但當爲笑而見齒之貌耳。」³⁰

黃節從胡承珙對「瑳」解釋。然而胡承珙《毛詩後箋》疑「瑳」爲「齠」之假借，不過他說得不太確實，謂詩不必定作「齒參差」解，應爲笑而見齒之貌，有點模稜兩可。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曰：「瑳與此雙聲，瑳當爲齠之假借。《說文》齠字注：『一曰，開口見齒之貌。讀若柴。』笑而見齒，故以齠狀之。齠之借作瑳，猶玼或作瑳也。」³¹馬氏認爲「瑳」爲「齠」的假借，取《說文》的解釋，訓爲「開口見齒之貌」。胡承珙和馬瑞辰皆以假借義說詩，然皆見牽強，實不如朱熹（1130-1200）《詩集傳》的講法，《集傳》曰：「瑳，鮮白色。笑而見齒，其色瑳然，猶所謂粲然皆笑也。」³²明何楷（?-?）《毛詩世本古義》補充朱熹的意見說：「瑳，《說文》云：『玉色鮮白也。』笑而見齒，其色似之。」這是以引申義說詩。《說文》卷一上玉部曰：「瑳，玉色鮮白也。」「瑳」是從玉差聲的形聲字，本義是玉色鮮白，再由玉色鮮白引申作牙齒顏色的鮮白。

朱熹和何楷的說法較爲可信，透過原詩的分析可以得到證明。拙文〈《衛風·竹竿》「巧笑之瑳」清人諸訓評議〉指出：

「巧笑之瑳」下接「佩玉之儺」，「儺」是「行有節度」，寫的是身上掛佩玉，有節奏地走路的婀娜多姿之態。換句話來說，「巧笑之瑳，佩玉之儺」二句是寫女子的美態。如「瑳」爲「齒差」之假借，作「齒參差」解，毫不見其美。如「瑳」爲「齠」的假借，取《說文》開口見齒之貌，也沒有形象地描述女子的美態。只有把「瑳」解作顏色的鮮白，才能鮮明地描寫其巧笑之美，使讀者如見其人。因此，還是以引申義釋詩較爲理順，符合詩意。另一旁證是〈衛風·碩人〉中的描寫，〈碩人〉是《詩經》中寫美人的名篇，章有「齒如瓠犀」句。「瓠犀」即「瓠瓣」，詩人把牙齒比喻為瓠瓜之籽，朱熹《詩集傳》曰：「瓠犀，瓠中之子方正潔白，而比次整齊也。」足證整齊鮮白乃露齒之美。所以本詩「巧笑之瑳」寫齒之鮮白，正好配合當時的審美習慣。³³

可見用引申義說詩，怡然理順，黃節取胡承珙的假借的說法，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。

³⁰ 《詩旨纂辭》卷3，頁40。

³¹ 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上冊，頁215。

³²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39。

³³ 李雄溪：〈《衛風·竹竿》「巧笑之瑳」清人諸訓評議〉，《東方文化》第40卷第1、2期（2005年12月）頁1-5。

四、小結

《詩旨纂辭》在訓釋詞義時，多引前人之成說，很少提出自己的新見。不過，在眾多的材料中選擇和取舍，也涉及個人的識力。黃節是一代詩學宗師，其對詞義的說明，自有可取之處，然疏漏的地方亦復不少。

陳文采在其文的結語中指出《詩旨纂辭》的限制，包括「未能有效的使用新材料和新方法」、「固守傳統的寫作形式」³⁴，確是的論。後出轉精，這正是學術研究得以不斷進步的原因。《詩旨纂辭》是上課時的講義，與學術論文講求嚴格的考證，細密的分析，不能同日而語。加上黃節是老一輩的學者，受著時代的局限，我們似無必要責備求全，過求於前人。

³⁴ 〈黃節及其對《三百篇》詩旨的闡述〉，頁 142-143。